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一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朱敬則 二

梁武帝論

陳武帝論

陳後主論

隋高祖論

隋煬帝論

五等論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一

朱敬則 二

梁武帝論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遑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都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露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冤魂而謝牛酒昭筐

篚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歌是逼獄訟攸歸代
易德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亡留心求瘼勵精
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其德音討其風俗尚
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其宜矣且兵號義旗戰
稱伐罪勝非已利功豈私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媿
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
九州靜七八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
室降及宋高翦平僞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
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泰霧宏勳不讓盛

德見推備物滿庭猶存非望故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爲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
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旣
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
也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
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於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欲
令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陽
質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愚銜材惑
眾較武力於羊侃示腰腹於賀琛商略儒宗取異於章句

變置官品無求於典實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贊父
作子注君制臣歌受佞無厭進諂不倦浮華道長輕薄路
開以天譴爲嘉祥用妖怪爲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
識爲之寒心羣僚曾不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
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乎若言息人是務何須納
叛臣乎若言吞伐有時何須中許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
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也仗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
雋者豈異術哉由上人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
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列

海分山罕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戶
口徒眾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
波瀾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長州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
箭忽然摧折可不甚歟或問曰梁主不以黃屋爲尊紫宸
爲貴離欲絕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
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爲羈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闕
強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
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善未敢聞命何者武帝暮
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纔

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瓊
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郡國乃三
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雕靡之弊加以金剝寶柱煥爛雲
霞至於銀榜珠簾的皪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過往必
來何足疑也且夫惡於齊而保於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
一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
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及

陳武帝論

孔子曰夏道不亾商德不作商道不亾周德不作梁自侯

景入寇蕭譽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
都可謂亾矣但人痛旣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於有陳
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
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
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
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於白茅灣齊
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
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端居不言神光
滿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

伐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旣舉人知其心旦爲仇讐暮爲
賓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
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敗帥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
義待之如賓釋歐陽之囚惟賢是用故得羣材畢用眾勇
合威盪徧地之橫流廓溥天之巨祿鬱侯景於竹町執王
偉於草間爰其息歸瞻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
高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
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羣臣輯睦足以
摠三瞳疑之遺憤歇萬國之夙悲旣上宰變圖假立非次

晉出子圉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覺
悲哉况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於是
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囚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時舟乘
旦潮旗寢夜月掃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浹辰
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勳漸茂
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元分珪
以揖羣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弭翌
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子踐
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卽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寇臨邊南國斯覺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嚼宮徵花牋綵筆吟詠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於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間謀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之結鄰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

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袁
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爲無社之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
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烟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洛嗚
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
空一國爲一人興前賢以後愚滅其來尚矣或問曰安樂
公劉禪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
中之大據天下之尊或銜璧送降或逃竄就繫必不得已
何者爲先君子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爲吾子陳之任
自擇焉若乃投井求生橫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

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
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之詞和晉帝以鄰國之
詠是其才也縱黃皓嬖岑昏寵高瓌狎江總是其任也剝
面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卽讐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
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隋高祖論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
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冰遂
成王業謾擊金鼓仍啟霸國也况體貌奇特儀表絕人周

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
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以稱劉季之靈怪者不謀
同詞說中興之應讖者往往偶語屬周多世故禍難荐臻
始以后父之尊遂受託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
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
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
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
曉聚長星夜掃拱揖而朝羣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
遺躅光漢魏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元風浸淳古之膏澤

削秋荼之繁令革亾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
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蒼教人七年亦可以卽
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
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
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
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飛揚建業大
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旣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
豈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秋露
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舍生遂性內外職

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
此乃憂勤之心見於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
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於人勵精爲政躬親以率下因
心以感物烟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
之誠元闕一字丹微烟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
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爲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
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
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罕山河
之固同盟多翦黜之悲恩不終於有功罰每深於無罪啟

閱牆之兆借寶沈之兵楊素決其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制房陵尚遙穆子授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釁是人謀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旣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僞言卽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劭順旨袁充取容賞溢邱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眾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攜手適宋牛馬內向羣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

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礫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
芒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
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瑯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
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
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
令巧僞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羶胡鳬羯牧
馬驅羊子女歿於淫昏文物盡於鋒鏑猶得厭六馬駕四
麟燃連理之材煮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斯
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爲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

者屬吏隋平建業德俊者尤

闕一字

豈爭名於朝事必須此

將廉恥道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
有功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
戰苟有大利何簡細瑕方知責兵士之汙宮闈徵軍司之
隱玉帛豈不陋乎始知范變後入孟側不前郤克有詞馮
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焉取斯豈與夫自伐無慚奮髯直出
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白雲之鬱應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
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

漢之後聲名可尋若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膺政
待股肱但清濟之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
罔知旣因論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
人無迹張子房元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
優游澹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翊
荀攸劉惔郭嘉田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
帷幄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爲功爰自秦漢訖於周隋蘭
菊相薰惟有此矣如蕭何之鎮靜關中寇恂之安輯河內
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宏之經理瑯琊景略之弼諧永固

劉穆之眾務必舉揚遵彥百度惟貞蘇綽共濟艱難高頴
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運或長短咸推股肱之材悉爲忠
烈之士若乃威以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
兵境上千里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
猛是苻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
小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
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况

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尖
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升明雨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
之賓公宴雖多言譚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僞迹斯窮
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祝虎爲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
道於大漸之晨烝淫於易簣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
之慢遊於時隋德在人羣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
之精彊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
威振百蠻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
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

盡於穿築杼軸空於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
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
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
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
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元感內逆兵陷遼水
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
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嘉羣嫗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
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取五年之
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

人方興羣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邨閭擾擾四人俱
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俱爲鬪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
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爲天塹以長淮爲
地險周章至於戲下猶自未知閭樂入於廡前何不告我
昔爲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
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父足得爲害鯨鯢出
水螻蟻可以爲災忽乃棄崤函之奧區違河洛之重阻言
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竄吳
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爲大唐之驅除也君子

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有所燒小人之心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庇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用而不卹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略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眾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主而自解眇觀史策徧採興亡開役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闇主莫肯遠之復何言哉

五等論

昔秦廢五等崔實仲長統王朗曹罔等皆以爲秦之失余
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
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
然後決元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流愷悌之甘澤浸曠
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
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
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
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
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

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
塞鄭伯逐王申侯弑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
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
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
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頽風俗塵昏愧恥心
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投會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
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繁興經籍道
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背距所
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

於陳軫一旅之眾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元風掃地盡矣况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魚龍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繇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

材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
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失其國鼂
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眾
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
也且齊晉以逆禮爲慙吳楚以犯上非媿釁由教起其所
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
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
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
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

諡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
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
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二目錄

張鷟一

陳情表

中書舍人王秀漏洩機密斷絞秀不伏款於掌事

張會處傳得語秀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

大事不伏科

中書省
二條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笞

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

徵銅

給事中楊珍奏狀錯以崔午爲崔牛斷笞三十徵

銅四斤不伏

門下省
二條

左補闕陳遂司制敕知敕書有誤不奏輒改所改
之次與元敕同付法不伏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公主二十萬造

第宅所費亦如之羣下有疑

公主
二條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御史王銓奉敕權衡州司馬鍾建未返制命輒干

他事解來陽縣令張泰泰不伏

御史臺
二條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
爲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
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左司郎中許鑑飲酒停制敕依問款稱遇霍亂不

得判署遂失機

尚書省
二條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
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稱選人極多缺員全少等邑
之色書判不公詞學優長選號復少望請判事

鑑鑠詞理酸寒者雖有等級十選並放

吏部二條

王峴山有策略解行兵選司補擬神武軍御史彈
不應置而置選部爲首峴山爲從並仰處分

考功郎中呂訥奏比年奏考不求才行貪猥輩好
行賄賂請託多有使勤勞清慎之徒不事行賂
例應排擯若據部當考便成失鑑若不收勞效

又是棄功請爲安穩法

考功二條

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蕪濫極多若不量
殿舉主或恐奸源漸盛並仰折中處分

洛陽人祁元泰賄司勳令徐整作偽勳插入甲奏

大理斷泰爲首整爲從泰不伏

司勳二條

前屯營將軍游最犯賊解官乃於懷遠軍叙勳至
上柱國司勳郎中崔侔奏最犯名教不合加勳
左丞批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

主爵員外郎梁瓚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史
大夫李嘉爲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奪

主爵二條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

合承

戶部侍郎韋珍奏稱諸州造籍脫落丁口租調破

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問諸使皆言春疾

疫死實多非故爲疎漏

戶部一條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

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

細物宜貯官庫

工部一條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

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爲裨益未知可否

倉部

二條

滄瀛等州申稱神龍元年百姓遭水奉旨貸半租
供漁陽軍許折明年又遭澇免無租可折至三
年百姓訴州以去年合折不許百姓不伏

禮部奏海州朱雁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廟二

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以否

禮部
二條

于旦奏孝門舊多偽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勒從課
祠部郎中孫佺狀稱往年度人多用財賄遞相囑

請元無經業望更銓試不任者退還本邑

祠部
二條

大雲寺僧曇暢奏率僧尼錢造大像高千尺助國

爲福諸州僧尼訴云像無大小惟在至誠聚斂
貧僧人多嗟怨旣違佛教請爲處分

鴻臚寺中土番使人素知物情慕此處綾錦及弓

箭等物請市未知可否

主客
二條

波斯崑崙等舶到擬給食料已前隱沒不付有名

無料虛破官物請停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二

張鷟一

鷟字文成深州陸澤人兒時夢紫文大鳥其大父曰紫文
鷟鷟也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因以爲名調露初登進士
第授岐王府參軍凡八應舉皆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
丞四參選判策爲銓府最開元初爲御史李全交所劾貶
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內徙終司門員外郎

陳情表

萬死糞土臣鷟言臣忝朝班幸蒙驅策不了一使罪應至

死自可鉗口吞聲伏待刑書灰身粉骨甘從斧鉞豈可昆
蟲惜命雀鼠貪生區區微心有所未盡臣平生好學頗愛
文章雖不逮於詞人濫流傳於視草近來撰集詩賦表記
等若干卷編集擬進繕寫未周負譴明時方從極典恐士
衡止息華亭之唳不聞嵇康顧影廣陵之音永絕缺簡零
落抱痛幽泉昔司馬遷請就腐刑以終史記漢武帝愍其
至懇矜而許之伏願陛下遂臣萬請之心寬臣百日之命
集錄繕寫奉進闕庭微願獲申就死無恨然則歸罪廷尉
肆諸市朝腰領橫分有同仙化肝腦塗地百代如生骸骨

埋塵千載不朽無任迫切之至

中書舍人王秀漏洩機密斷絞秀不伏款於掌事

張會處傳得語秀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

大事不伏科

中書省
二條

鳳池清切雞樹深嚴敷奏帝俞對揚休命召爲內史流雅
譽於周年荀作令君振芳塵於魏闕張會掌機右掖務在
便蕃王秀負版中書情惟密勿理須克清克慎慕金人以
緘口一德一心仰星街而卷舌溫樹之號問且無言惡木
之陰過而不息豈得漏秦相之騎乘故犯疏羅盜魏將之

兵符自輕刑典張會過言出口駟馬無追王秀轉洩於人
三章莫捨若潛謀討襲理實不容漏彼諸蕃情更難恕非
密旣非大事法許准法勿論待得指歸方可裁決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笞
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

徵銅

崔暹風神爽俊詞采抑揚雅調疏通清音朗徹裴楷之英
姿肅肅朝野羽儀魏舒之容止堂堂羣寮領袖自可曳裾
紫禁伏奏青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發彩

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豈容金馬之對
未被譽稱神羊之威俄聞奏劾罰金旣罹於疏網辨壁無
舍於明珠過誤被彈止當咎罪不失事意自合無辜雖觸
凝霜理宜清雪

給事中楊珍奏狀錯以崔午爲崔牛斷笞三十徵

銅四斤不伏

門下省
二條

沈沈青瑣肅肅黃樞望重鸞司任光龍作掌壺負璽步頓
於是生光左貂右蟬揖讓由其動價楊珍門承積閤榮重
搢紳趨左掖之嚴凝奏上臺之清切出納王命職當喉舌

之官光闡帝猷佐處腹心之地恪勤之譽未出於丹闥舛
繆之愆已塵於清憲馬字點少尚懼凶身人名不同難爲
逃責准犯旣非切害原情理或可容何者寧失不經宥過
無大崔牛崔午卽欲論辜甲申甲由如何定罪

左補闕陳邃司制勅知勅書有誤不奏輒改所改
之次與元勅同付法不伏

陳邃繆司綸綽忝掌樞機參詳蘭葉之文宣越芝英之字
拾遺補闕躡山甫之清塵獻可替否尋晏嬰之勝迹設令
魚魯絕繆理合上聞豕亥參差無疑下斷豈容斟酌聖意

加減綸言用寸管以窺天持小觚而測海未經上白輒敢
雌黃定字雖復無差據罪終須結正八十之杖自作難逃
三千之條理宜明罰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公主二十萬造

第宅所費亦如之羣下有疑

公主二條

金機札札靈婺皎潔於雲閒銀漢亭亭少女逶遲於巽位
故瀟湘帝子乘洞浦而揚波巫峽仙妃映高堂而散雨公
主穠華發彩薜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兩香飛之日三
公主婚鵲鸞接羽百枝燈燭光沁水之田園萬轉笙竽雜

平陽之歌舞玲瓏玉佩振霞錦於仙衣熠燿花冠點星珠
於寶勝飛鸞鏡匣向滿月以開輪仙鳳樓臺映浮雲而寫
蓋弄珠分態江姊爲之含嚔飛箭成婚天公爲之感笑肅
雝之制蓋異常倫築館之規特優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
和平卑不凌尊則親疏順序先帝女之儀注舊有章程長
公主之禮容豈容逾越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派演咸池七襄之駕旣嚴萬金之禮斯盛
張敖勳舊竊湯沐之微滋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

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時
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惟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
竟不從依館陶之爲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胡越
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弟豈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
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御史王銓奉勅權衡州司馬鍾建未返制命輒干

他事解耒陽縣令張泰泰不伏

御史臺
二條

棲鳥之府地凜冽而風生避馬之臺氣威稜而霜動懲奸
疾惡實藉嚴明肅政彈非誠宜允列王銓位參持斧職在

埋輪履暴勝之清徽乘葛豐之雅烈冠施鐵柱貴戚傷心
花發繡衣姦豪斂手近辭端右遠屆衡陽聯翩紫蓋之峯
迢遞蒼梧之野但御史推覈受委非輕有罪必繩無幽不
察神羊竦角必觸邪人隼鷩鷩飛先驅惡鳥推鍾建之罪
特奉繇言舉張泰之辜無虧格式正當直指豈是輒干准
犯量科宜從解退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
爲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
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田順題與晉望讓佩汾陽作貳分城參榮半刺性非卓茂
酷甚常林鞭笞越以振威辱何夔而逞志嚴宣昔爲縣尉
雌伏喬元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之位祁奚舉薦不避
親讐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
清塵糺黃魚之濁政貪殘有核贓狀非虛此乃爲國鋤凶
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鎚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捨

左司郎中許鑑飲酒停制勅依問款稱遇霍亂不

得判署遂失機

尚書省
二條

鏘鏘會府掌北斗之機衡肅肅禮闈握南宮之樞奧是稱

仙宇實號文昌虞書典百揆之宗周禮統六卿之職許鑑
位膺列宿職綰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端標
指影檢局虧違置治和鈞紕繩稽失舉宏綱於烏網則萬
目皆張振修領於狐裘則千毛自整兢兢戒慎尚有差違
翼翼小心仍憂失墜豈得不存恭肅自縱荒淫放曠鸚鵡
之盃淹停鳳凰之制恪居官次異文惠之勤公職務不修
同景山之中聖紿云霍亂未可依憑滯失機宜理從明憲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
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於斗儲官未階於尺木
雞卵之饌雖避嫌疑鵠目之錢若爲窺覘每受一狀皆取
百文未申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蚨之小利觸驄
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科罪頗涉深文宜據
六贓式明三典

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稱選人極多缺員全少等邑
之色書判不公詞學優長選號復少望請判事

鑑鏤詞理酸寒者雖有等級十選並放

吏部
二條

六卿分職百官總已周開冢宰之司漢列尚書之位銓衡

萬國不易其人藻鑑九流古難斯任在魏則荀攸鑑識毛玠公方居晉則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故能轅輪莫棄玉石咸收不求備於寰中無滯才於天下宏詞碩學不積功勞淺見狹聞多求等級祇如視肉之輩篋瑟莫分走骨之徒狐狸詎辨食梅衣葛無以暴其寒酸咀藥餐荼不足方其辛苦鷺鳥累百不如一鶚之雄羊皮數千不如一狐之腋鏤冰之子萬衆不可濫收畫餅之夫百選猶其堪總自然私謁之門塞公平之路開長聞振鷺之飛無復促牛之謗

王峴山有策略解行兵選司補擬神武軍御史彈

不應置而置選部爲首峴山爲從並仰處分

峴山素閑武略早習戎昭張良千里之謀陳平六出之術
觀丁父郤俘也楚王以爲軍帥李左車趙囚也韓信收其
兵計求賢爲國進善無私壓長敵而振威容安國家而利
社稷徵雖要籍准法勿論量事應機據條尤坐更宜審鞠
方可裁科

考功郎中呂訥奏比年奏考不求才行貪猥輩好
行賄賂請託多有使勤勞清慎之徒不事行賄
例應排擯若據部當考便成失鑑若不收勞效

又是棄功請爲安穩法

考功二條

同力度德爲政之大經明試以功經邦之上策三載考績
芳塵振於有虞六府孔修懿範光於大禹故知激揚清濁
才行爲先黜陟幽明勤勞是務呂訥含香禮閣染翰仙臺
覺朱邑之廉明知黃霸之尤異恐貪猥之吏政以賄成黷
貨之夫情隨利動贈金蛇於梁冀奔競無厭獻璧馬於虞
公驕淫不息遂令濁濫之士卻在上流清慎之徒翻居下
等蒼蠅迷其黑白素匠枉其丹青有蠹朝章深驚物聽試
可詢其政術察以廉能考殿最於錙銖燭妍媸於冰鏡自

然陳羣考課深明九品之宜嚴助恭勤尤奉三年之最

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蕪濫極多若不量

殿舉主或恐奸源漸盛並仰折中處分

進賢匡國先典攸高求賢審官前王所重或學兼馬鄭蘊
萬卷於胸中或業亞班楊包九流於掌內總斯羣藝乃應
賓庭豈得舉不求才惟力是薦貢不求器惟賅是聞徒招
畫餅之譏終致舉肥之謗兔絲燕麥竟是虛名草狗泥龍
終非實用雞冠比玉乍可依稀魚目參珠曾何髣髴貢人
不充分數舉目自合徵科法有常刑理難逃責

洛陽人祁元泰賄司勳令徐整作僞勳插入甲奏

大理斷泰爲首整爲從泰不伏

司勳二條

止戈爲武靖亂之嘉謀致果爲毅安邊之茂軌疇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用答鷹揚之效祁元泰奸回是務逞狙詐於千端徐整乾沒爲懷縱狼心於百變勳隨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插名黃綬雖復龍蛇共澤善惡殊終是雞鶴同羣是非交錯整行詐業泰授僞勳兩並日拙爲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貨求求者元無首從

前屯營將軍游最犯賊解官乃於懷遠軍敘勲至
上柱國司勳郎中崔佺奏最犯名敎不合加勲
左丞批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

游最素閑武略早習戎昭輕述爪牙之功忝當心膂之寄
不能恪勤在職慮慎當懷俄擔張武之賊遽罷絳侯之職
退從里閤屏迹邱園卻掃長門開閉無事舊時廷尉徒有
箴於故人昔日將軍終見訶於醉尉因茲結憤展效邊荒
申勁節於龍城蕩妖氛於鴈塞蒙輪競進拔距爭先將宣
百戰之勲以贖九章之罪郎中以往愆名敎功未可收左

丞以今振其威勞堪補過曩雖貪財好色未虧吳起之名
盜嫂受金不掩陳平之智海浮小芥詎玷洪波玉隱微瑕
何妨美寶如愚淺見敘錄爲宜

主爵員外郎梁瓚

龍筋鳳髓作瓚

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

勞御史大夫李嘉爲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

奪

主爵二條

疏茅建社翦桐開國隆定鼎於昌基茂勤王之令典公侯
珪組百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絕祇如吳鄧四縣東漢
之功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莫不甘棠敷化光宣召伯

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之氣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
之勲李嘉謀不出凡詎展飢鷹之效無功而祿不可勵勲
臣無德而官如何獎朝士昔豕突命賞僞新於是覆亡羊
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並爲爵人失敘錫土無綱宜遵操
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
合承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萬代相承之道若骨
肉無爽鴈鳩之美克昌血屬不同螟蛉之子何寄王暢名

參驍衛職綰羽林俄纏風燭之災近絕烝嘗之嗣棄其庶
子收彼姪男意既不保其家神必不歆其祀故荀顗令君
之子珠玉相輝韋元成丞相之苗芝蘭遞茂枚臯孽子不
廢光門裴秀旁生無妨貴族三鱣之寶銀黃所以挺生七
貂之門金紫於焉間出側男自須紹允猶子不合承宗詐
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改正

戶部侍郎韋珍奏稱諸州造籍脫落丁口租調破
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問諸使皆言春疾

疫死實多非故爲疎漏

戶部
一條

虞書五敎實委司徒之官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莫不
織成都邑編緝畛黎設九土之綱維成四方之管轄班固
申犬牙之制疆場綺分應璩論馬齒之規井田鱗次戶標
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人有十倫並掛三年之籍豈容丁口
脫漏任意疎遺租調破除恣情抽減遂使厥庾頓乏帑藏
皆空軍興於是缺支國用由其不足付法科罪仍敢薄言
依問款辭咸推邁厲否終則泰造化之常圖福謙害盈幽
明之極數魏文帝修書永歎念親故之凋亡劉孔才矯制
徵兵促黎元之殘喪薦臻不息僵斃相仍遽利人符多編

鬼錄生者固宜存附死者難以執留災異不拘案宜從記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

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粗物將以供軍絹是

細物宜貯官庫

工部一條

趙務鳴鶴登朝含雞伏奏轉箸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能
無聞播美張蒼之善算國用詎肯留情馮勤之巧計軍儲
曾何介意迴長作短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遙殊顧潭之屈
指蒲陝之布卻入漁陽幽易之縑反歸關隴同北轅之適
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繫獨無也細絹稱以納庫粗

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以肅愚頑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

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爲裨益未知可否

倉部

二條

冰霜凜冽白璧不可以禦形水旱災危黃金不可以適口
故饑者忘食不從抵雀之珍寒者思衣不貴靈蛇之寶珍
臺門館不可以無膳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守祗
如給祿給俸具在朝章准階准官俱編甲令豈容詔候之

輩曲路邀名趨競之徒僻塗生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
折割劍黎元桑宏以之腰斬我國家咸有一德法無二門
動必依繩言不逾矩比成王之制度令出惟行則大舜之
溫恭朕言不再胡敬識非稽古學未知今作聰明而亂舊
章持薄才而隳正法南山之峻寧資覆簣之饒東海之津
何藉操觚之潤請仍舊貫無替前規

滄瀛等州申稱神龍元年百姓遭水奉旨貸半租
供漁陽軍許折明年又遭澇免無租可折至三
年百姓訴州以去年合折不許百姓不伏

滄瀛等州頻遭水澇泥牛轉盛滂沛成河石燕爭飛霖霖
變浦當時奉旨令貸半租此日蠲科仍聞款訴准旨有明
年之語據條無三年之文以此狐疑莫能龜決明年復澇
乃是折空後歲總徵元無折處菖蒲去蚤蝨而蚰蜒竟來
礮石止齟痛而牙根遽折所益全少所損愈多徵一丁之
半租招百姓之深怨是則國家之信不及於豚魚王者之
仁不流於行葦得原失信文公之所不爲獻鼎棄言展季
由其未許有家有國乍可去食而去兵大車小車不可無
輓而無軌譬如洞庭之嶼彭蠡之湖添隻鴈不爲之多去

雙鳧不爲之少貨藏天下何必前徵而後徵物寄人間終是楚弓而楚得元貸未折許折還徵渙汗發而却收絲綸抽而復返四方取則百姓何憑政在養民理從矜折

禮部奏海州朱雁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廟二

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以否

禮部
二條

典朕三禮大舜委於姜夷分勅六卿成王任於宗伯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敘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岐州俯鄰八水斜瞻鸞鷟之峯海部近控三山迴瞰鯨鯢之穴陳敬所奏

瑞雁翻朱薛泰申文祥麟孕素艷丹霞於日羽晃若朝輪
晶白雪於霜毛皎同秋練旣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於
雲空察人形於冰鏡刻猿猴於棘刺尚切見欺說蠶繭於
天公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繫風如何薦廟
管窺其事案記爲宜

于旦奏孝門舊多僞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勒從課
天地所生人爲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爲百行之原昔傳
曾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孝通厚載則白兔呈休孝感圓
穹則丹鳥結慶于旦巡省風俗敷暢皇猷未聞沮勸之方

遽表澆浮之迹舊蒙旌表今請剔除詐濁不逮於詐清慕
善猶愈於慕惡豈可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
孝卽疑孝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尚或難容父母之邦如何
自處靡閑大體好訐微疵事旣不然若爲通允

祠部郎中孫佺狀稱往年度人多用財賄遞相囑

請元無經業望更銓試不任者退還本邑

祠部
二條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人之所崇惟仙與佛伏自恆星夜隕
吉夢宵傳旣脫酣象之蹤爰開白馬之寺明須慈悲結慮
忍辱凝懷坐鵠珍以勤誠護鵝珠而守戒指法場之門戶

豁爾天開導智海之波瀾渙然冰釋如此之行業乃出乎
塵囂豈容闡提末品沙彌淺學不精不進曾無羅漢之因
行囑行賅翻習檀施之業四分十誦本自面牆六度三明
舊來膠柱爲雞爲鶩玷鶴樹之清風如虺如蛇穢龍宮之
妙法銓擇爲濫解退爲宜

大雲寺僧曇暢奏率僧尼錢造大像高千尺助國
爲福諸州僧尼訴云像無大小惟在至誠聚斂
貧僧人多嗟怨旣違佛教請爲處分

泥洹歸靜涅槃入寂法初不滅故現滅以歸空道本無生

故因生而不用十大弟子憶妙覺之微言八部龍王禮如
來之雙足象牙塔廟刻畫真容牛頭旃檀雕鐫寶相祇如
垂儀設教豈以廣大自矜抽道俗之筋髓暗凡庸之耳目
論其壯也釋迦文之清液納海吞江語其高也盧舍那之
形象包天括地乃法身之自在匪人力之堪爲赤燁似彈
能燒萬頃之波白日如盤獨耀四天之下大鐘千石藉小
木而方鳴高屋萬間待微燈而破暗心方一寸經營宇宙
之先目濶數分歷覽虛空之外何必大者則聖小者不神
此頑僧之褊情非達士之深見佛在虛廓之上不居空木

之中何用聚怨爲形歛悲成像大推初意實是不然小人
之言宜從案記

鴻臚寺中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處綾錦及弓

箭等物請市未知可否

主客
二條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萬國於是星馳八方由其霧湊烏孫
合種咸雁集於鴻臚犬族振羣並蜂歸於蠻邸眷彼茅宇
開此藁街卽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祇如土蕃使者
實曰酋豪沮渠蒙遜之苗禿髮烏孤之族占風入謁越駝
嶺而輸誠就日來朝隔驢山而納款觀鶴綾之絢爛彩映

冰霜覩鳳錦之紛葩光含日月彎弧六合犀角麋筋勁箭
三同星流電激聽其市取實可威於遠夷任以私收不足
損於中國宜其順性勿阻蕃情

波斯崑崙等舶到擬給食料已前隱沒不付有名
無料虛破官物請停

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跨險憑危梯山航海飛艫走浪望鼠
島而三休大舶參雲指麟洲而一息鳶波象郡萬舳爭先
烏滸狼騰千艘競進游賊滿山刑人半市督郵從事猶密
興於私門賢者聖人尚潛行於暗室飲德何負徒發孔融

之譏淫具未除終獲簡雍之誚利存禁酒之法害遠鬻酤
之家楚國之猿禍連林木吳宮之燕殃及樓臺所喪全多
所存詎幾理貴崇乎梗槩政無伺於禁虛位人之方居斯
而已

謹按此判自督郵從事以下
與前文氣不類疑是錯簡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三目錄

張鷟二

兵部奏默啜賊入趙定卻取幽州居庸程出都督
梁亶牢城自守不敢遮截請付法依問得款古
之用兵全軍爲上亶旣全幽州城不合有罪

兵部

一條

監尹勤奏學生多無經業舉送至省落第並請退

還本邑以激厲庶望生徒進益

國子監
二條

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撾鼓申訴准式卯時

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監賀敬盜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斷流二千五百里

敬不伏云其物雖部分未進不得爲御物

少府監二

條

府史杜元掌造金璽遂盜一枚鑄改爲酒器斷絞

不伏云璽未進合準常盜不合死

大匠吳淳掌造東都羅城牆高九仞隍深五丈正屬春時妨農作百姓訴至秋收後淳自求功抑

而不許御史彈非時興造付法不伏

將作監
二條

少匠柳佺掌造三陽宮臺觀壯麗三月而成夫匠
疲勞死者十五六掌作官等加兩階被選撾鼓
訴屈

五月五日洛水競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修造
須錢五千貫請速分付

水衡監
二條

水工鄭國狀請決漢水直山鑿山通道至伊水入
洛須夫五百乃運江淮租極便

鴻臚寺狀稱默啜使人朝宴設番客沙苑監李秀

供羊瘦小邊使咸怨御史彈付法

沙苑監
二條

正月朔旦祭南郊沙苑副監劉璿狀云方今尊崇
釋教其羊料請減庶望國家有福慶祚綿長太
常執奏祭天事大不宜降禮

秦新安穀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百姓併吞將作

數請收入苑百姓不伏

苑總監
二條

上林監楊嗣請增置宮館於上林中御幸遊戲田

獵所詣卽上下輦咸宴暫勞永逸永久安穩

本省狀稱寺伯蒙天建植性謹厚薦達賢良處事

清勤惟知內外糾察必望百司清肅

內侍省二條

內侍元淹心狠貌恭善柔成性兩京來往威福甚

高金帛祇承則妄干延譽迎候失行輒加鞭撻

監修國史劉濟狀稱修史學士李吉甫多行虛飾

不據實狀有善不勸有惡不懲得財者入史無

財者刪削褒貶不實非良史之體

修史館二條

著作郎楊安期學藝淺鈍文詞疎野凡修書不堪

行用御史彈才不稱職官失其人掌選侍郎崔

彥旣虧清鑑並請貶退

右金吾衛將軍趙宜檢校街時大理丞徐逖鼓絕
後於街中行宜決二十奏付法逖有故不伏科

罪金吾衛
二條

右金吾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
決四十禁經一月忽男於右臺咆哮無上下禮
本衛狀頃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敬偉不避危險
斫門斬關誅鋤逆賊肅清宮禁元功盛勲合加

旌賞左右羽林
衛二條

又田達當討救之際索馬不與拒門不開覆奏往

來宜失機速合處極法不伏

右衛狀稱駕幸西京訴事人梁璈衝三衛仗遂被

翊衛張忠以刀斫折右臂斷璈徒不伏

左右衛一條

杜俊對仗遺箭於仗內御史彈付法

左右千牛衛一條

衛狀稱揚州貢大人魯敬身長九尺力敵十夫配

上押門兇虜酗酒不堪宿衛請退還本邑

左右監門

衛二條

將軍魯慶諸州租調多被欺賄賂入已始給門牒

船車擁滯進退無由

都留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駕在西京恐有

警急請屯兵於宣仁門外以備非常

左右屯衛二條

飛騎將軍劉恭膺力軼羣弓馬超衆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將軍任季狀稱於蔚州飛狐口累石牆灌以鐵汁

一勞永逸無北狄之憂

左右武衛二條

又請削檣於塞上數千里釘以刺突厥馬蹄斷賊

北道

將軍宋敬狀被差防河恐冰合賊過請差州兵上

下數千里推冰庶存通鎮

左右領軍
衛二條

中郎將田海請於舊長城塹東至遼海西至臨洮
各闊十步深三丈並仰審利害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三

張鷟二

兵部奏默啜賊入趙定卻取幽州居庸程出都督
梁亶牢城自守不敢遮截請付法依問得款古
之用兵全軍爲上亶旣全幽州城不合有罪

兵部

一條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在祀與戎國之大事皇天震怒發雷
電以申威王者矜殘用干戈而肅令蠢茲日逐蕞爾天驕
苞玉塞以疏江控金微而作鎮韋韞毳幕射多食鼠之夫

羶肉酪漿俗負乘羊之化鴟鴞萬路憑陵燕趙之郊狐兔
千羣撓亂并幽之地梁亶忝司金鼓謬掌銅符旣典軍容
兼知州務理須擊蛇作陣列鶚爲軍驅貔貅而掃蚩尤縱
熊羆而撲獬狁山陵向背握元女之靈符日月虛空操黃
公之祕術豈得拙於對寇怯於用兵擁堅甲以自防坐重
城而固守不存邀截故縱奔馳脫翔鳥於高林送遊魚於
深水無心捉搦鴟掛網而還飛有意寬疎鼠入橐而重出
空執全城之語慮貽縱敵之辜宜據刑書准條科結

監尹勒奏學生多無經業舉送至省落第並請退

還本邑以激勵庶望生徒進益

國子監
二條

大學小學尊師而敬道上庠下庠欽賢而貴德稽山之竹
資括羽以宣功崑岫之珍待琢磨而爲器東序西序離經
辨志之原小成大成溫故知新之學積川爲海蛟龍魚鼈
處其中積土爲山鸞鷟鵠鵬翔其上學而從政罔不由茲
學古入官其來尚矣祇如每年貢舉先有成規登上科者
高步於龍門落下第者退飛於鷁路蹶足之馬尚想造途
失晨之雞猶思改旦庶使鴻飛海浦仍懷漸陸之期鶴唳
霜皋尚有聞天之望豈得一回試落便棄前功善誘生徒

卻將未可昔蘇秦十上豈曰無才主父八條何妨有用尹
勤西塘教首北海儒宗應知三絕之勞頗識百篇之訓隨
藍改質實藉招攜題竹書名良資教授寧有棄古人之糟
粕頓被疎遺受新生之束脩頻爲改換所請無理狀涉有
情未可舉科且宜從記

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式卯時
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
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劉仁範青衿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

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
秋一月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月有司試策無鼂錯
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斂分退坐受
銓豈得俛仰自強肆情撾鼓伏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
退者卽恨獨遲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
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
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
從明典勿信游辭

監賀敬盜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斷流二千五百里

敬不伏云其物雖部分未進不得爲御物

少府監二

條

沈沈少府掌其山海之資隱隱內藏職在瓌奇之貨璚瑁象牙之寶萬里雲奔珊瑚瑪瑙之珍三邦輻輳百萬錢之重寶實表貞廉二千石之崇班方求清素薛宣之才茂行潔乃應斯榮王觀之守法不移方堪斯任賀敬挈瓶小智荷蕢庸才謝楊阜之公清非孔融之朗悟祇如桃笙象簟擬進乘輿翠被鴛綈咸供御用豈得外爲鼠盜內縱狼貪未聞匡鼎之賢已蹈敬聲之譴赤衿之席輒入私家文袷

之衿擬移公室盜物數逾三十斷流遂越二千理合甘從
仍懷苦訴款稱物雖部分未進御前執此曲途深乖直道
但供玩好奏進奇珍監當各有司存擬進便爲御物何必
要須入內方可爲偷法有正條理須明典

府史杜元掌造金璽遂盜一枚鑄改爲酒器斷絞
不伏云璽未進合準常盜不合死

傳國之寶有道必資式開瑞象之文祇啟象麟之享白王
爲檢映犀鈕以分輝黃金爲繩瑩龍縑而動色旣施寶玉
復假金銀封以青布之囊帶以采組之綬杜元一介庸瑣

千載寒微馳策十年之門始豫九流之選理須恪勤匪懈
守孫賀之曹夙夜在公奉常林之教豈得小心之譽未出
於街庭大慙之蹤已流於臺寺創此六璽輒盜一枚遽殘
螭角之輝翻作褻蹄之用方寸妙篆奄就鑪銷五字靈文
俄從灰壤量其犯狀罪不容誅語其刑名死有餘責既投
無赦之律合處不赦之倫禹泣既不原辜湯祝如何免罪
宜從絞坐以肅朝章

大匠吳淳掌造東都羅城牆高九仞隍深五丈正
屬春時妨農作百姓訴至秋收後淳自求功抑

而不許御史彈非時興造付法不伏

將作監二條

九卿分統漢朝開土木之官百工惟時周禮置梓材之職斧斤動役測之以寒暑版築興功揆之以日星以人從欲傾宮就而紂亾以欲從人露臺休而漢盛吳淳任居大匠職重繕工踐李固之前規躡曹褒之舊跡建都河洛起役伊瀍百堵所以雲興九仞由其岳立畚簣魚貫強脊者使之負持鋤杵雁行長脰者令其踏鍤優旃欲漆之郭雖復難同張儀覆錦之城於焉易就九重之邑無勞走馬之形萬家之都自有臥龍之異理須候隙啟閉務在從時下不

奪於三農上不虧於八部倉庾遷木殊非濬洫之辰戴勝
降桑豈是營都之日寧有自求微效廣棄人功旣廢春疇
宜從霜典

少匠柳佺掌造三陽宮臺觀壯麗三月而成夫匠
疲勞死者十五六掌作官等加兩階被選搃鼓
訴屈

千八百國王者以列郡分州三十六所聖人有離宮別館
鵲宇銜月共五柞而連陰龍臺造天將九華而接影三陽
地鄰嶧坂境帶嵩邱斜瞻玉女之祠近瞰傅公之井爰茲

勝壤聿啟深宮取酸棗之前基探棠梨之舊制柳仝職惟
經構位掌構櫨拱木偁於林衡全模授於梓匠鳳池青瑣
參差雁齒之階鸞庭綺窗錯落魚鱗之屋璿題耀日聳璫
瑁之金椽珠網懸星洞琉璃之寶閣似王彬之勤苦自覓
封侯匪魏霸之憂人怡然受樂仲華省費之譽未展其能
伯直士卒之先罕聞其效壯麗則論功極大勞役則死者
還多勤勞補拙而有餘功過相除而不足人未疲而事就
乍可論優人半斃而功成若爲徵賞加階放選已自偏矜
撾鼓自強何爲淺見輒驚聖聽不得無辜法有正條理宜

科結

五月五日洛水競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修造

須錢五千貫請速分付

水衡監
二條

水衡列職池苑分曹既知遊觀之娛兼總鑄錢之府河堤
謁者服彼賢冠都水使司佩其蒼玉允釐舟楫肅掌陂池
陳鰲之績既深王延之效斯重斗柄停午律中蕤賓葛亮
涉瀘之時田文始生之日續命之縷漸染成風辟兵之繒
因循不絕朱絲約粽變成南楚之宜紫艾禳災大啟中州
之俗翦鸛鵒之舌必是能言收烏鵲之腦自然懷戀爰因

此日競渡爲歡蘭橈鳴鶴之舟桂棹晨鳧之舸鳴頭泛濫
與青雀而爭飛鷁首參差共飛龍而競逐黃頭執櫂疑素
鯉之凌波白衣揚櫓類蒼烏之拂浪競渡所用輕利爲工
創修十隻之舟費直五千餘貫金舟不可以泛水玉楫不
可以乘湍造數計則無多用錢如何太廣玩物喪志所寶
惟賢豈將有限之財以供無益之費所請非急未可輒依

水工鄭國狀請決漢水直山鑿山通道至伊水入

洛須夫五百乃運江淮租極便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順性則易從違方則難理祇如漢江

已北伊瀍之南巖嶂嶢嶢以造天岡磴崢嶸而括地層峯
切漢飛鳥迷林絕壑窮山奔豹失路探深泉之月兔罕有
其功捉高標之日烏未聞其可后稷之播殖九穀不能使
苗稼冬生夏禹之引決百川不能使江河西注鄭國才非
識古智未趨今乏袁敏之多能謝酈長之博覽進不量力
退不省躬逆地勢而開山絕天真以決水區區淺見輒與
造化爭功瑣瑣庸情擬共陰陽競氣銜枚塞海爲蠢已深
捧土填河在愚彌甚妄爲勞役虛費人功旣貪罔上之條
合處欺天之罪審問情狀方可論科

鴻臚寺狀稱默啜使人朝宴設番客沙苑監李秀

供羊瘦小邊使咸怨御史彈付法

沙苑監
二條

滔滔碧海萬穴於是朝宗隱隱黃樞百靈由其納款長城
絕地高闕凌空包玉塞而爲險控金微而作鎮龍荒景促
則飛雪千里龜林沍寒則木皮三寸韋韝毳幕人傳食鼠
之風羶肉酪漿俗染乘羊之化處狼居而跋扈臺號單于
阻馬坂以挺袂地名光祿千里辮髮望夷邸而爭趨五月
披裘瞻洛橋而下拜聖朝仁以接物德以和人矜其屬國
之情待以蕃臣之禮李秀職編沙苑位綰牧司輒隱肥羊

翻將瘦羴一羊供國罕見滋繁三百維羣如何檢察羸肌
薄毳供旦餼而難充瘠骨穿皮濟晨炊而無用主簿之號
空覩其髯大夫之家獨留其舌遂使賢王結恨恥大國之
風輕驕子相嫌鄙中州之禮薄憲司彈劾允合公條大理
糾繩固難私縱

正月朔旦祭南郊沙苑副監劉璿狀云方今尊崇
釋教其羊料請減庶望國家有福慶祚綿長太
常執奏祭天事大不宜降禮

銅澤應序玉律調年暢彼三微均茲四氣中和之職節初

元於鳳笙司歷之班分上序於虬箭獻鳩發歲放雀名晨
盤薦五辛家承百福磔雞牖上迎媚景以禳災懸羊戶間
應和風而助氣椒花起頌餞故迎新柏葉傳杯迎暄送冷
受茲勝景方申藉穡之儀敬以吉辰允迪燔柴之典劉璈
識非經遠智謝鉤深蘊薤草之庸才懷守株之小見請禁
屠於齋月望省料於郊天欲崇釋典希延慶祚但五帝三
王之代內教猶潛二莊兩明以來真如始泛已前無佛不
廢裡宗今日祭神如何減省重人賤畜先哲之格言敬地
尊天明王之令典棄而用犬尚有前譏爾愛其羊能無後

誚邪情既虧正道小惠終亂大謀並付所司各依前式

秦新安穀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百姓併吞將作

數請收入苑百姓不伏

苑總監
二條

伊洛漣澗八谿九谷之津少室嵩高五岳三塗之險召公
相宅灼龜墨以定王畿光武建都因鳳集而成帝業濯龍
芳苑寶蓋成陰走馬交衢金錢滿埒諺門曲榭從來別館
之基壽安永寧舊是離宮之地眷茲穀水俯瞰神州斜連
四會之郊迴控兩京之路都人接畛桑棗成林逆旅分區
閭閻撲地雖其原是苑內不合輒許人居四邊皆有業恒

百姓苦爲吞併天田大小先有規模御圃短長非無制度
文王百里之園不以爲多齊宣四十之園猶嫌太廣利民
之於利國相去幾何施人之於奪人失之彌遠何惜數頃
之地頓傷百姓之情如愚所裁宜依舊定

上林監楊嗣請增置宮館於上林中御幸遊戲田
獵所詣卽上下輦咸宴暫勞永逸永久安穩

八州浩蕩控丹水以疏津九嶺參差繞黃山而作固相如
健筆高談上苑之芳子雲清詞盛述長楊之麗露寒鵙鵲
之觀古跡似存宜春屬王之軒餘基尚在儲胥杙詣便開

御幸之塗清暑甘泉實曰微行之處探封巒於漢制侈未
及奢獲林光於秦餘儉而不陋何必廣開禁籞虛費人功
優旃發使鹿之譏張昭有射彪之諫大誇宮館外取笑於
由余廣設繚垣內興嗟於貢禹楊嗣詔諛佞士輕薄邪人
矜奔競之褊懷昧公方之大體奉聖君於堯舜善跡無聞
陷人主於桓靈醜聲先著鎮之以靜則俗阜財殷撓之以
煩則政荒人散不應言而上言法有正條不應爲而有爲
刑茲固赦宜從貶論以肅朝章

本省狀稱寺伯蒙天建植性謹厚薦達賢良處事

清勤惟知內外糾察必望百司清肅

內侍省
二條

在天懸象天垂宦者之星在地標儀地有闔人之職莫不
謹房室審宮閭既隆內宰之班實掌中門之禁以其體非
全氣性實專良中常侍啟之於前大長秋建之於後金璫
銀璫之貴光輝紫庭左貂右貂之榮寵盈黃闥蒙天建職
參永巷位典長門出入後庭馳驅臥內專謀靜慎比鄭衆
之元勳勤心納忠方史游之補益舉能不倦繆賢之績尤
彰進善無私曹騰之譽斯足省司稽其楨幹兼以行能久
參內侍之雄清肅外曹之職但逐鹿之犬必無捕豹之材

擊雁之鷹豈有追鵬之力巷伯興刺周道所以淪胥閭豎
弄權漢風由其大壞景監見任趙良寒心同子參車袁絲
變色骨鯁之士足以糾正朝儀刑餘之人豈可參謀國事
其言不次無理告知

內侍元淹心狠貌恭善柔成性兩京來往威福甚
高金帛祇承則妄干延譽迎候失行輒加鞭撻
元淹佞幸居懷諂諛成性同豎刁之狡獪翻覆邦家類伊
戾之猖狂動搖州郡回天轉日之勢況此猶輕城狐社鼠
之威方斯未甚有恭石之巨蠹濫奉前規無管勃之奇功

叨居近習往還三輔威福甚高去來兩京風霜極烈苞苴未入墜以黃泉之深賄賂潛通招以青雲之上鞭笞士子恥辱官寮犬羊披虎豹之毛燕雀假鳳凰之翼豈可濫班九掖點穢罽毼宜可投諸四荒以禦魍魎馳驛速發無俾少留各下所司卽宜催遣

監修國史劉濟狀稱修史學士李吉甫多行虛飾不據實狀有善不勸有惡不懲得財者入史無財者刪削褒貶不實非良史之體

修史館二條

觀龍演卦未聞記事之書學鳥爲文始立載言之典平林

鬼哭經籍所以鬱興中山兔悲翰墨由其駿發紀功紀過
沮誦肇之於前繫月繫時遷任蹤之於後莫不懲惡勸善
激濁揚清千載覩其昏明一字成其褒貶吉甫緹紬藏室
握槩詞林遵直筆於南史跨高蹤於東觀理須抑揚訓誥
斟酌典謨辨而不華質而不俚退而隱惡慕周舍之堅貞
進不虛美追揚雄之故事何得文隨意曲筆逐情偏非左
氏之三家有劉公之一弊密會王道之輩聞而不言潛濟
生人之徒捨而不錄阿附宰相貴虛飾以佞一時諂事明
君尚虛名而誇六國貪述冠冕遺衛霍之元勳競敘婚姻

忘良平之上策有青蚨之鏹則倍事抑揚乏黃鳥之金則
輒加刪削就腐刑於漢室便作謗書求斛米於梁州輒成
佳傳毀譽在已高下由心異班彪之正色乖董狐之直道
有奸雄之性無良史之才徒紊國經宜從屏退

著作郎楊安期學藝淺鈍文詞疎野凡修書不堪
行用御史彈才不稱職官失其人掌選侍郎崔
彥旣虧清鑑並請貶退

著作之司藝文之府旣藉賢良實資英俊自非干寶贍學
無以措其鋒穎孫盛宏詞詎可塵其簡牘安期才無半古

學未全今性無異於朽材文有同於敝帚畫虎爲犬疎拙
有餘刻鳳爲鴟庸才何甚文詞蹇鈍理路乖疎終取笑於
牛毛徒自矜於雞口崔彥位參藻鏡職掌權衡未分麟鹿
之殊莫辨梟鸞之異投鼠尸於玉府有穢奇珍擲魚目於
珠叢深輕寶物覽士之追蹇兔罕見成功盲人之配瞎驢
自然俱敗選曹簡要秘局清高理須放還以俟來哲

右金吾衛將軍趙宜檢校街時大理丞徐逖鼓絕
後於街中行宜決二十奏付法逖有故不伏科

罪
金吾衛
二條

中尉掌微起自秦朝郎將司階行於漢制禦曹執革雕輪
光紫陌之前武庫禁兵緹騎拂紅塵之外彎弧狀月肅肅
盈衢挺劍含霜輝輝滿路辛慶忌之威重乃應斯榮漢光
武之微時猶欽此職趙宜名參列校務總戎昭躡賈復之
前規追寇恂之舊軌乳虎之號響溢於京畿蒼鷹之名聲
充於輦轂旣而鯨鐘隱隱路絕行人鶴鼓蓼蓼街收馬跡
徐逖躬沾士職名屬法官應知玉律之嚴頗識鉤陳之禁
豈有更深夜靜仍縱轡於三條月暗星繁故揚鞭於五劇
前途尚遠歸望猶賒未侵豹衛之司忽犯獸冠之吏旣缺

瓜田之慎便招楚捷之羞付法將推狀稱有故但犯夜之罪惟坐兩條被捉之時曾鞭二十元犯已從決訖無故亦合停科罪既總除固宜從釋

右金吾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忽男於右臺咆哮無上下禮

韋謙五陵貴緒三輔名豪忝司陰識之班謬總朱浮之任不能恪勤守職廉慎當官未懸主簿之魚頻窺亭長之肉貪婪之性無媿於維鵜饕餮之情有同於相鼠庖丁之室屢被侵欺朱亥之門恒遭刻削徐秀才之耿直詎肯庶幾

韓安國之流通曾何仰止馬防名德雖未可追崔炎芳聲
去之匪遠天津橋內實歸左衛之麾清化坊中豈是西曹
之管越司侵職自有正條不合箠拷非無舊式依檢騰凌
無厭未可全科設令咆哮不虛止從凡鬪宜從犯狀據法
論刑

本衛狀頃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敬偉不避危險
斫門斬關誅鋤逆賊肅清宮禁元功盛勳合加

旌賞

左右羽林
衛二條

期門騎士五營驍健之夫羽林孤兒六郡良家之子既兼

都尉實號巖郎甘延壽之武勇傅介子之趨捷如貔獷烈
莫與之爭如鵠衝飛死而無退自非鄧彪貴胄寶固名家
豈可濫廁戎麾叨居武禁頃者鴟梟反噬蜂蠆成妖釁發
牀褥之間災生肘腋之下虹穿白日星孛紫微時驚觸瑟
之虞遽有獻圖之變敬偉不承制勅輒入宮闈騎列青規
兵交黃屋犯龍苑之禁尚供嚴刑斬鹿門之關猶思干紀
豈有白鵠飛閣列闔長驅元武仙樓衝扉直進侮弄兵器
震動乘輿論功雖則可嘉議罪便當不敬以勤補拙終過
重而勞輕以力酬愆卽罪大而功小何者經綸秘筭不忤

於密圖君臣恒規理存乎大體故勃鞞斬袂晉主納其忠
管仲射鉤齊桓任爲相怒封雍齒勸一志於人臣泣斬下
公懲兩端於軍將鄢陵述命竟守前榮里克施恩便招後
譴春秋之明誠今古之崇規勞不足稱罪宜先結

又田達當討救之際索馬不與拒門不開覆奏往
來宜失機速合處極法不伏

田達襟神勁烈志節堅貞天子之腹心皇朝之牙爪雞鳴
高樹風雨不易其音麀尾長松冰霜不改其操一兵一馬
咸待竹符門閉門開皆憑木契循環復奏務在從真倉卒

輒來焉知非詐薛廣斷鞅情發於衷郅憚拒門意無非惡
一心可以事百主百心不可事一君苟不踐於邪途固無
虧於正道衛綰敦實謹厚見稱王陵樸沈真專可尚宜除
舊過不奪前班則勸沮有歸政刑無失

右衛狀稱駕幸西京訴事人梁璿衝三衛仗遂被

翊衛張忠以刀斫折右臂斷璿徒不伏

左右衛一條

肆覲羣后列聖所以乘時五載一巡明王以之順動周穆
八駿車轍市於寢區夏啟二龍騎跡光於寓縣漢家簫鼓
屢向汾河魏帝鳴鑾式臨譙郡皇上俯從中路幸望西畿

萬騎皎而星羅六軍發而雷動江騰海運擁列缺以前驅
霧集雲屯命蒙公而啟路張忠家承積閼業盛良弓非無
大樹之榮實有小棠之蔭公侯圭璧百代相仍帶礪山河
千秋不絕腰鞭紫闥方申禦海之勞荷戟丹闥式展干城
之效

杜俊對仗遺箭於仗內御史彈付法

左右千牛衛一條

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蔭叨居蘭桂之叢
故得佩鞶龍軒腰鞬鳳闕不能翕肩斂氣對黼帳以兢魂
俛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

侍奉天威敢縱盧胡之笑石慶謹厚未著於朝儀鄧通驕
淫已塵於國典不恭之罪付石碣以懲科無禮之徒從日
碑而訓戒雖仗內落箭未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
罪俱發自合從重而論一狀旣輕不可累成其過

衛狀稱揚州貢大人魯敬身長九尺力敵十夫配

上押門兇粗酗酒不堪宿衛請退還本邑

左右監門

衛二條

銅街八會開十二之通門金城九重列三條之廣路嚴扃
設禁隨日月之昏明秘鍵凝規順陰陽以開闔龜鋪掩映

對金馬以翻光鶴鈕參差間銅人而亂色押門守當必藉
身材擊柝防閑良資壯健魯敬家臨海曲稟大海之精靈
地邇江濱得長江之粹氣容儀絕大骨節非常批熊拉虎
之威扛鼎翹關之力馮勤八尺象貌過人虞延十圍英資
出衆置之階陛可以啟發朝端列於宮闈可以光輝廊廟
昔季布使酒響振於河東樊噲飲卮功高於霸上典章長
綴身爲時傾蔡裔雄聲才堪國用兇粗小失可峻之以刑
書沈酗微愆可懲之以清憲宜漸戒勵未可退還

將軍魯慶諸州租調多被欺賄賂入已始給門牒

船車壅滯進退無由

魯慶位在監門職惟防禦理須孜孜匪懈恭愼小心耿耿恪勤方崇大略察奸非無隱伏知左道有孤虛上思郅憚之心下戒田仁之失但任土作貢玉帛星繁稅熟貢新糧儲嶽積赤馬之舸萬里連檣青牛之車千輶接軸豈得不遵公法直縱私求故作躊躇專爲頡頏鶴綾未入遂高臥而閒閒蚨鏹忽來卽傾身而急急賍賄溢室誇訟盈庭外不懼於乘驄內無慙於相鼠待知臧估方可論刑宜更推窮以實裁斷

都留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駕在西京恐有

警急請屯兵於宣仁門外以備非常

左右屯衛二條

皇天震怒發雷霆以申威聖帝除殘用干戈而肅殺莫不
先聲後實轉敗爲功就逆命以迎師因不庭而動將五十
二戰非黷武而窮兵二十七征蓋除兇而翦暴期門七萃
列刃以攢鏃衛尉八屯警夜而巡晝王林位參八校職列
五營朝檢察於周廬夕嚴更於徼道請於都郭列置屯兵
思患預防不虞先備但王者之貨藏之於天下王者之師
守之於海外以騎數十振彼威容臥鼓歇鞍示其閒暇豈

有制兵城內列騎街中百賊叩門萬夫何用掩扉拒寇終
爲自死之人入井逃災乃是成埋之鬼虎豹在檻無復施
其爪牙鷹鶚處籠何以張其羽翼繫猿廡下求其趨捷之
功絆驥庭中責以超驤之用五尺童子尚以爲愚三事大
夫若爲通計所請非理告記爲宜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鞅羣弓馬超衆眇其一目恐
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主上股肱是爲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公之有
典韋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

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石投人誰當餘勇
越稷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尚昔子夏喪
目猶授講於河西左邱失明亦修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
牧於江濱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小棄短從長川
澤納汙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爲嫌虹氣連城不
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小疹何傷既要所須宜依舊定

將軍任季狀稱於蔚州飛狐口累石牆灌以鐵汁

一勞永逸無北狄之憂

左右武衛二條

地稱窮髮星應髦頭旣號匈奴實爲驕子國宜羊馬逐水

草以遷居境帶風塵抗沙場而雜處霜寒弓勁虜騎擾於
邊庭月滿兵強胡笳弔於荒徼五千深入李陵於是失機
十萬橫行季布猶其未許任季忝司武衛謬典戎昭旣沾
蘭錡之班須委韜鈴之略昔漢屯上谷未遑中權秦築長
城惟聞下策乃欲出塞杜賊閉礮防胡累之以石牆灌之
以鐵汁長茲賊氣沮我軍容生敵國之兇頑示中州之怯
懦但飛狐險徑與天地而同開度雁危峯共山河而並立
咽喉塞絕血脈無以通流谿谷橫汙川澤如何引氣上虧
天道下費人功無益皇威有同兒戲

又請削檣於塞上數千里釘以刺突厥馬蹄斷賊

北道

窮沙邈迤南北千重絕漠蕭條東西萬里豈有釘檣徧地
斷十角之人蹤鐵椿插荒刺三邊之馬跡未逾數月朽木
先摧不及周年危根遽爛費功庸於北塞人力已殫防寇
賊於南庭馬蹄無損此愚夫之淺計非達士之宏圖未陳
英將之規卻被夷人之笑不如命李廣選郅都斷匈奴之
咽喉裁賢王之右臂元甲鏡野朱旗絳天掃雞鹿之妖廓
鯨鯢之侵去而勿逐來而必擒織絲網以障魚張布囊而

待鼠兔遊犬室詎有還期雀入狙叢終無去處上智之筭此謂攸宜下愚所裁斯爲長策

將軍宋敬狀被差防河恐冰合賊過請差州兵上

下數千里椎冰庶存通鎮

左右領軍衛二條

蠻夷猾夏肇自遐年獯鬻不臣匪惟今日獫狁孔熾太原稱六月之兵冒頓不恭平城有七朝之弊儒學之士守玉帛以和親介冑之夫勵金旌而薄伐宋敬身參八校名班五戎分銅獸以握兵佩銀龜而按節長驅鹿塞須崇衛霍之勲直邁龍沙宜建班張之效祇如千尋紫塞遠接天山

萬里黃河遙通瀚海雁飛霜早擁積雪而埋雲孤聽冰初
跨層冰而裂地浮淅嶽聳詎煩王霸之機累凍天平無勞
宋玉之請斯顯河宗肅令風伯申威旣夕破而晨凝亦朝
開而暮合

中郎將田海請於舊長城塹東至遼海西至臨洮
各闊十步深三丈並仰審利害

區區病卒遂與造化爭衡瑣瑣平人擬共陰陽角戾下泣
添浪爲拙已深低身負天在愚何甚匈奴獷俗戎狄獸心
爲惡比於豺狼作逆愈於梟獍同夫猛虎飢則食人類彼

蒼鷹飽則高颺漢施亭堠三邊於是不虞秦築長城四海
由其大亂東漸巨海西至流沙路阻三十六蕃途經八千
餘里掘三丈之塹下徹九泉闊十步之壕傍通萬嶺鬼兵
是役尚自難全人力所營如何克濟邊夷未損中國已空
非直頓失天心亦復徒傷地脈所請非計無理在知